

霜降，乡愁微寒 (外一首)

马骏斐

微微泛白的节气
从农历深处透着寒意
风在林梢头吹出哨音，呼唤
一群云雀回林

一棵未及收割的稻穗
低垂的秸秆间摇曳后山漏下的
夕照
仓廩边的那粒秕谷
是从筛孔中遗落的瘦瘪童年

老屋的窗棂攀满青藤
像母亲那年缝缀的盘扣
已从衣襟上松落
飘垂的丝线轻轻系住
南飞的雁翼
而芦花已从村庄的鬓角
悄悄偷走黑亮的岁月

枫栌在坡地
也在一个人的胸口燃烧
灶膛深处未熄的余烬
把归期焙成
一团焦黄炙热的思念

当暮色浸透乡院
所有朝向故乡的眺望，都将
在铺满薄霜的垄上
烙下脚印

霜落时分

两鬓染白的家山
静坐原野
看一缕炊烟的召唤
渐渐变得低沉

院中的一棵柿树
翘首斑驳的篱墙
朵朵火焰点燃故园
驱散四拢的寒意

默立在山冈的人
胸中也有火苗跳动
那些猎猎的火焰
要融化所有的霜露

喜迎重阳节 赋诗二首

撰文：医友，王岚

七言律诗《重阳节颂》

秋高气爽九州欢，
万里登高望远山。
菊酒飘香添雅兴，
丹枫映日染斜峦。
强身健体精神健，
敬老尊贤礼意宽。
愿得年年逢此日，
康宁福寿共长安。

《重阳登高》

黄花满地映斜阳，
万里登高意气扬。
敬老情深添雅韵，
秋风送爽庆重阳。

中秋落叶吟·二首

邹少男

盈的飘落，短暂，却又从容、淡定。

中秋的月亮此时正圆，照见人间的思念与团聚。而树枝间那些悄然告别的叶子，则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一生的轮回，展现出另一种圆满。

我伫立在大树下，凝望那些漂浮的落叶，不禁生出一丝感悟：人不是也是如此？在光阴的照拂中慢慢生长、渐渐成熟、日趋沉稳，终有一日，也会如这片片落叶般，以最自然、最安然的姿态，归于永恒的宁静。

(一)

乔林繁茂映夕晖，
春华嫩碧自芳菲。
临夏层密碧深处，

片叶秋凉转黄微。
月满中宵圆复缺，
风轻一摇落飘飞。
人生亦与时光共，
归去宁然是归。

(二)

树绿年年自有时，
春碧夏茂到秋迟。
清辉照我思无尽，
老叶辞枝去不疑。
一瞬飘零皆宿命，
千回轮转是归期。
人生亦似枯荣道，
静观圆月洒满地。
2025年10月5日

撒欢秋野

方华

饮野茶间，朋友已订下午餐。随即，一行人向山上登去，观难得一见的山野秋色。

虽然秋已深，但山里的景色仍是以绿为主调，墨绿的茶树、青绿的松柏、浅绿的灌木，点缀褐黄的梧桐、火红的枫栌、灰白的芦荻，在淡淡的雾霭里，像一幅印象派的绘画。

山坳处，有一口水塘，在秋阳的照射下似一面镜子，倒映着黛山蓝天白云，悠悠然荡涤心境。

忽见一座不小的院落，静静地坐在秋风里，周围野树蔓缠、杂草丛生。沿斑驳的石阶而上，透过门隙朝里窥望，有点荒凉颓败的味道。有鸟被惊起，扑啦啦飞向大山的深处。同行友人叹：“好安静的地方，要是在这有两间房养老多好！”

再往上走，是一块稍平的坡地。有一阵阵馨香扑鼻。目及处，丛丛野菊怒放，黄了一片山岗。又闻嗡嗡的声音，是蜜蜂的翅膀弹动阳光的琴弦。问一排排蜂箱后的养蜂人，脚下那座荒废的院落是何处所？答，曾是老乡政府，现乡政府搬到离城近的地方去了，这儿荒废已久。想到钱钟书

《围城》里的名句：城外的人想进去，城内的人想出来。不免嗟叹。

把玩秋色，女性朋友的手中已是多了荻花、枫叶等秋天的礼物，或是菊香满怀，一脸灿烂。更有朋友把发福的身子攀在树干上，折下一枝枝桔红的野柿子，全没了平日的矜持与端重。

从循规蹈矩的城市乍入散漫的乡野，每一触眼、每一迈步都是心旷神怡。或大呼小叫、或蹿蹦跳跃，在秋色里尽情撒野，释放久居城市的紧张与压迫。直到下面传来农家主人的呼喊，才在野性十足的秋风挟裹中下山。

八仙桌上已摆好菜肴。清一色的山野土菜，与在城里吃的或圈养、或大棚里生长的味道大不一样。众人赏了秋色，又品秋味，话桑麻，论古今，谈笑风生。

打道回府。问掌着方向盘的朋友：“怎寻到如此好景致？”朋友哈哈大笑：“好景致常有，而好心情不常有。看诸位整天忙着生计，一个个像霜打的茄子，得闲带你们出来释放放松心情，亲近一下秋天哦。”

鸡头果

方华

硬壳被咬开时，满嘴的苦涩，但是为了享受到那一点小小的香糯的果肉，孩子们乐此不疲，争相摸出口袋底的几分硬币购买。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能够吃到的零食实在是少得可怜，这样苦涩的鸡头果，对于我们这些馋嘴的孩子来说，真是美食。

鸡头果的叶子类似于莲叶，因此乡下便叫它鸡头莲。春天的时候，鸡头果的叶子就生出，只是它的叶子紧贴水面，上面有棱角般的鼓凸和褶皱。到了夏天，鸡头莲开出紫色的花，与莲花神似。只是花开时面向阳光结苞，苞上有青刺。因为花在苞顶，将萎时极似鸡冠，整个鸡头果乍看一如鸡头，由此得名。

唐朝有一首无名氏写的《鸡头》诗，对鸡头果作了形象的描写：“湖浪参差叠寒玉，水仙晓展钵盘绿。淡黄根老栗皱圆，染青刺短金罍熟。紫罗小囊光紧蹙，一掬真珠藏胃腹。丛丛引觥傍莲洲，满川恐作天鸡哭。”

幼时，也曾和小伙伴到湖边去采鸡头果，但往往是无功而返。因为即便会水的小伙伴也很难接近鸡头莲，它茎叶上长满的尖刺让没有防护和特殊收割工具的人无法接近。

鸡头莲的茎一如藕茎，中间也有

孔有丝，嫩茎剥皮即可生食，脆甜爽口。母亲有时会采一些茎秆回家，或凉拌、或炒丝、或切段与肉红烧。

鸡头果不仅仅是孩子们喜爱的零食，也是盘中佳肴。鸡头果可与素菜烩炒，与荤腥红烧，也可煲粥下汤。其天然的野味和特别的口感，让人喜爱。据说，在江南，鸡头果即与鱼、菱、藕、茭瓜、茨菰、莲蓬、水芹一起，被称作“水八鲜”，可见其美味。

一次在酒店里吃一盆甜汤，汤里有一粒粒的小白果，开始以为是寻常的小元宵，可一匙入口，感觉有异。服务生告知，这是芡实。芡实，鸡头果的学名也。真是多年未见，别来无恙？

然而，现在的湖塘边已是难得见到大如澡盆般的鸡头莲。偶在超市里见到鸡头米，据说也是人工大批养殖。不再是一汪清水中自然的生长，自然失了天地精华的吸纳，怕也风味有异了。

在家中慢慢地剥食路边买来的鸡头果，眼前就浮现起儿时那一片浮满鸡头莲、开着紫莲花、结着鸡头果，充满野趣的水域。